福惠全書

十四

74
5
14

曹 4 7 門 5 端 14 卷

教養部

總論

夫古者州縣之長莫不以教養爲先而催科次之刑罰又次之蓋民無以教則不知孝悌禮義而犯上作亂之事無所不爲民無以養則不能仰事俯育而流離轉徙之憂勢必難免如是而欲責之輸租納賦雖日勤鞭朴之加弱者剜肉而無補頑者走險而抗追然後知刑罰不能濟催科之窮而催科無能先教養之要也嘗攷古循良吏治如文

翁之治蜀以蜀地僻陋有蠻夷風乃遣蜀子弟詣京師受業由是民俗大化學者比之齊魯黃霸爲潁川守力行教化而後誅罰治行爲天下第一魯公令中牟專以德化爲理許荆爲桂陽守兄弟爭財荆以爲教化不行咎在太守而兄弟感悟各求受罪斯非以教民爲先乎邵信臣遷南陽守躬勸農耕出入阡陌杜詩爲民修治陂池廣拓田土時人呼爲邵父杜母子路治蒲孔子入其境見其田疇盡易草萊皆闢溝洫深治而稱善史起爲鄴令引漳水溉鄴田而河內稱富斯非以養民爲先乎夫民率其教而化行俗美刑罰可措而不用民得其養而家給人足催科可不急而輸由是在上者可以優游化理而坐治雍熙之治無難也乃近世之政一切束于功令刑名錢穀惟日嚴參罰以相繩大吏督之于上屬員奉之于下故每以簿書期會爲急補愆救過之不暇而又何能爲百姓興禮讓之俗講衣食之謀哉然自流品紊淆吏道多穢民生所以日蹙而悍詐之風日熾者非盡由于功令之急參罰之嚴也皆大吏苴未絕勸懲不公而州縣之貪黷無厭酷虐爲厲耳夫錢穀耗羨衆擊易舉亦養廉之不可少也而輒至于加

二加三公私襍派、足用而止、亦奉上之義應爾也、而動至于指一科十則小民胼手胝足一歲所入爲能供無藝之誅求乎若百姓含寃受辱非有司無從申愬一經告理、祇問身家之貧富不論事理之是非稍拂其私則囹圄等于刼盜之拷燎夾拶止爲詐賍之刀斧幾何不傾囊貿命鬻產求生宜乎十室九空而脂膏之立盡矣爲上司者以察吏安民爲職若訪其人而劾之立置重典則猶可懲一以儆百也無如切責取款則雷厲風行昏夜乞隣則雲消霧散及其大計屆期又復鑽營打點居然卓異俾金魚范令竟同白首之馮唐掠地宣州立並黃扉之張柬廉靜殊爲短氣貪汚愈益放膽遂致百姓視官長如仇寇藐王章若弁髦訐官告吏以及擊登聞之鼓叩九重之閽怨毒憤深以致立遺恨之碑礪夫人之服是尚得謂之有政體乎所以疾痛痾癢不關乎上刑罰威令不畏乎下往往妻殺其夫弟殺其兄豪強欺其良懦勢宦虐其鄉愚風教之頹寧有底極其意以爲上之于我漠然不相顧也又慘乎其相戕豈獨諄諄然以三尺爲繩耶由是撫之窮民積怨之深疾視其長一旦地方有事吾恐害民者且將貽害于

國也可不畏哉今夫誠欲修政理而綏兆人必清其流品酌途銓序別其繁簡量才除授勅大吏必舉劾之無私飭有司必教養之是急果能仰體　聖天子愛民之心為心以百姓之事視同己事凡錢穀刑名小眚罣悞宜一切寬之文網免其處分俾專意于拊摩鞠育觀其後效若數年課績風俗登乎淳厚室家躋于富饒是教養已有其效矣督撫詳開事實部院覆覈無虛即加不次之擢督撫蔽而不舉以不肖薦宜從嚴議如此州縣未有不教養其民將見治臻純古俗底阜康又何區區催科為慮刑罰之是加哉鴻意今之言政者不以民生繫念而孜孜錢穀刑名用勤故于教養一條特為拈出願　司民牧者共留心于是焉即或時違勢絀績弗用成亦聊以盡吾心無負讀書明道之初志可耳

講讀上諭

自古帝王經世之大法垂訓于萬世者虞書帝典其首著于篇章者也其詞約而其旨深擴其意義可以囊括聖賢之至德要道可以并包古今之盛治宏猷然後知大聖人之吐英咀華雖單詞片語猶若雲漢之昭垂日

星之炳煥使千萬斯年溥天率土紬繹之而無窮稟承之而難盡也自唐虞以迄今茲若我
皇上上諭十六條其詞約旨深夫非與虞書帝典垂垂于不朽歟其間敦倫重本睦族和鄉與夫崇教化以隆風俗謹法令以保身家自家庭而及黨里由一已而推之天下無不以君子長者之道待其民而欲使天下之民無不以君子長者之道自待我
皇上何其愛民之深如此惓惓之無已也則是與唐虞共躋斯民于時雍風動同一盛心哉康熙九年

奉
旨頒行內外文武該管各官督率舉行而浙撫陳公輯爲直解使各府州縣以及鄉村人等切實遵奉講解又何患治化不臻登上理而風俗不丕臻于純美乎謹按周禮正月之吉州長各屬其州之民而讀法以攷其德行道藝而勸之以糾其過惡而戒之黨正及四時之孟月吉日則屬民而讀邦法以糾戒之族師月吉則屬民而讀邦法閭胥聚衆庶既比則讀法夫古之閭胥猶今之村長地方也古之族師猶今之里社族長也古之黨正

之當作是

猶今之鄉約者老也至于州長亦猶今之州縣有司也
夫閭胥族長黨正皆掌政治教令則其人必皆品行素
優非如今之約地鄉者市井庸鄙以充也則今之
上諭又與成周之法令同一教化大典豈可令市井庸鄙
充講讀之任乎則約講鄉者之不可不選也夫州長之
讀法以正月及正歲是一歲而再讀黨正之讀法以四
時之孟月是一歲而四讀族師則每月一舉行是一歲
而十二讀至于歲時祭祀讀法亦如之蓋以就近者則
讀多相遠者則讀少亦期于便民而不致于煩擾也是
則今之
上諭城廂及村長族尊宜每月一讀鄉者宜四孟四讀但
州縣有司仿正月之吉及正歲一再讀之制似覺太簡
亦宜四孟四讀則城之于鄉鄉之于村又不可不分爲
講讀也至于講讀之際儼乎如
至尊之在上凜乎若
聖訓之在耳苟鄉愚老幼擁擠喧譁何以聆
天語而肅觀瞻乎則儀注之不可不定也所謂考其德行
道藝而勸之糾其過惡而戒之則讀法之頃不又有勸

曰當作云

懲行其間乎周書畢命有曰旌別淑慝表厥宅里彰善
癉惡樹之風聲抑亦勸德糾過之旨歟由是講讀
上諭之後兼行糾勸之法使民聞
聖主之言感道德之教而咸化于善使民知
朝廷之意明善惡之辨而總歸于仁則庶幾良法美意兼
舉之而無遺矣近見舉州縣卓異俱開本官每月朔望
講宣
上諭十六條云云則又不獨如古之讀法有一歲再讀四
讀十二讀之別矣然愚以爲典以敬爲主不宜太數數
則反瀆而易于怠矣仍宜如古之讀法易以州縣長四
孟四讀似爲酌中之制今卓異所云朔望或亦就官民
講讀大槩而言之耳然卓異既舉以爲例司教化者又
不可不知云

擇鄉約

講讀

上諭即謂之講鄉約講鄉約必擇年高有德爲衆所服者
爲之約講約講有正副謂之講正講副講正副所以董
讀講之政而宣讀者又必擇少年讀書子弟聲音洪亮

者二人爲之少年則宣講有力讀書則字眼不錯句讀分明聲音宏亮則聞之于遠聽者方能領略是在約講于本鄉自擇之也然此就一鄉四時講讀而言至于一村一族每月吉講讀一村自有村長一族自有族尊即村長族尊爲之約講而自舉其副焉其宣講者亦聽自擇若夫城中亦必擇年高有德爲衆所服者爲之約講其正副宣講亦如各鄉之制但鄉城所舉約講正副以及村長族尊俱須按鄉城開報花名投送州縣州縣點驗果堪膺選方任以講約之事但講約正副等專司講政宜待以優禮或有闕地方教化風俗事件聽州縣所委其餘瑣屑則別有料理地方之鄉約在非彼宜與也

城鄉分講

州縣官有錢穀刑名之責不能遠赴四鄉而四鄉之民亦有農桑商賈之務不能遠赴治城故每鄉宜設一講約所或合鄉共購或就族俱宜專設或就村之寺宇族之祠堂但須潔淨可奉龍牌寬敞可容聽衆至于在治城講所官長宜自捐俸或樂輸者聽斷不可出單派斂以資口實須于通衢建立

可當作令

可當刪去

近上當有就所當刪去

栲題講約所庶于有司恪奉
明綸遵行講讀似爲得體矣

講讀儀注

講期前一日司講者至講所掃除潔淨上用高案奉安
臺全副堂外門之右建鼓一面皮以高架門之左設雲
板一面懸以橫簴次日辰刻講正副率領執事人等各
司其事聽講紳衿齊集儀門內百姓齊集大門外候印
官率儒學營官僚屬于大門外稍遠下轎馬近所之處
一不得傳呼鳴鑼以
龍亭所在也官屬由左角門入紳衿立堂左階下迎一拱
而升不敢揖以未
龍亭前行禮也執事人于　龍亭前焚黙香燭齊備官屬
率紳衿至甬道下分東西兩班行三跪九叩頭禮講正
副于階下隨行禮百姓俱令跪于門外俟官紳禮畢乃
起立若令一同行禮恐衣冠不整俯仰參差反致褻越
也禮生贊禮樂人奏樂
左右序立講正副拾講案于堂門左恭置

妨當作防

上諭直解于案上約講率司講者近案另班立命聽講百姓俱入至階下兩邊站立肅聽不得擁擠喧譁約講高聲唱鳴講鼓司鼓者鼓三嚴司講者對案拱立朗聲宣講講一條畢用壓紙將書壓定妨風捲亂鞠躬而退司點者擊雲板一聲司講者第二人近案講第二條講畢照前退司點者擊雲板一聲先講者一人再進講第三條如此十六條俱講畢約講高聲唱

上諭講畢諭聽講百姓俱出大門外現在率紳衿下于甬道東西分班行禮禮生贊禮樂人奏樂如前禮畢樂止

禮生唱禮畢約講高聲唱請

龍亭抬夫皆黃團花衣開後屏門約講率領舁

龍亭至後堂居中奉安仍用黃龍袱覆好約講出官屬與紳衿及約講行禮畢步出儀門紳衿送官屬升轎馬訖

然後各散此州縣官親行講讀儀注也凡城廂及各鄉村族行禮講儀俱照式但州縣官不至即以紳衿序爵位年齒爲領班可也如印官查某鄉有儀注不合式者或一親詣較定講解更見留心大典

置善惡簿

凡城鄉村族講約所須置勸善糾惡二簿勸善簿紅面頁糾惡簿黑面頁每講讀畢約講與在事人及首領紳衿長老各舉某人行某孝行某弟作某善事拯救某人患難賙恤某人貧苦或婦人女子某爲節某爲烈俱要實跡公同開載勸善簿內小善則約講等親詣其家而奬勸之大善則于四季月終具呈仍開造事實册結投報州縣如某人行某悖亂不悌作某惡事欺凌某人強占某人財物及奸宄不法事俱要實跡公同開載糾惡簿內小過則約講等傳其父兄至所而戒飭之大惡則于四季月終具呈仍開造事實册結投報州縣如有恃强隱庇不許約講填報及約講填報不公者本州縣訪查出或經首告定以違法申懲拿究本州縣官四孟在城定某吉講讀先期傳集四鄉約講村長族尊代約講者于講讀日黎明俱于城中講所伺候其所舉報善惡之人惡者于開報之時立行差拘究懲務于本處示衆如須對衆懲處者或寄監倉俟講讀畢對衆發落使觀者知警仍書其所爲榜于其門俟有改過自新實跡去之果更有善猶當表之其善者亦先期傳知于講讀畢對衆奬勵或花紅酒果鼓

樂道送或給匾旌表其門如婦女節烈仍令紳矜族長里
者公舉照例申請題旌有應奬而不合例者本州縣栴異
之其各所善惡二簿俱置送州縣印發填完再置送印于
季終舉報善惡册結仍將印簿並繳查與開報册是否
相同仍發還其在城廂有善惡亦
令約所置簿公填開報與鄉村同

立義學

古者家有塾黨有庠所以教民之子弟爲學也其有秀異
者移鄉學于庠序猶今之童子試而入于類宮也明洪武
二年詔天下立府州縣學八年詔立社學諭中書省臣曰
今京師及郡縣皆有學而鄉社之民樂覩教化宜令有司

更置社學延師儒以教民間子弟庶可導民善俗則是置
社學延師儒皆有司責也然州縣城鄉四方欲使民子弟
盡攻學業即一鄉論之按里置學多則百處少亦數十處
雖悉捐官俸不過置一二處止耳何能遍及哉鴻以爲今
之社學與古鄉塾黨庠不同古者人無異學師無異教八
歲入小學學六甲五方書計之事始知室家長幼之節十
五入大學學先聖禮樂而知朝廷君臣之禮是入小學而
習其易者小者入大學而習其難者大者是習之有漸而
學與年俱進也故一鄉之子弟皆聚習于塾一黨之子弟

皆聚習于庠于是互相講肄博識多聞然後心意開朗敬業樂羣不覺大化之陶然而有得也今者富貴子弟有力而多不學貧賤子弟無力而不能學或富貴之家有心訓子弟各延師于庭而又不屑與貧賤者爲伍以故鄉塾黨庠之制不能行于今日而有司又視教化爲迂濶不急之務財方爲有限之資而社學之制不能修復于今日所以詩書不事教化不興而風俗偷薄益相波靡也然則斟酌于塾庠社之間合力于紳衿之樂助而有司先爲之倡者其惟義學乎夫義學者專爲貧窮無力之子弟而設也凡

寒微之子有資質可學者則聽其就業其貧窮之人在鄉者多蓋城廂類多紳衿商賈而鄉落則大半耕農牧豎也大約城廂視民貧富之多寡而置之至于鄉視鎮集邨莊之大小而置之少則或一或二多則或四或五其零星散戶有志願學者就近附入焉每學一區無論規制廣狹必設有大門棬以義學繚以周垣使分內外大堂三楹爲誦習之地後有退字中奉　至聖先師位學者旦夕致禮堂左右舍各二所左爲師寢室右一爲客座一爲堆貯器用堂東側爲庖西側爲廁更須隙地建倉爲蔬圃司閽司庖

者各一人其几案榻椅釜竈盤盂之類具備其資財劇于
樂助而司掌者其推老成有品行之人使修葺以時器物
有稽勿致傾圮遺失至于師長必延請誠樸明于訓詁貧
士公舉于官驗果可任則擇吉就學乃名貧子弟從之執
贄拜見者聽厚薄不責焉古者修束脯以從學文翁治蜀
遣蜀子弟必遺物博士而使教之以見師禮之不可廢也
非欲其損于財也若夫師之館穀貧士特此以供饘粥乃
陸續而饒之不可繼也乃劇金售田若干畝計每歲所入
除取足館穀給閽庖之值餘爲修葺舍宇增補器用及歲
時祭祀燕飲師賓諸費焉然田租之出納與用度之數俱
令司掌者主之悉登諸籍歲終與在事者會計焉每學一
區就于好義樂輸者推舉數人或輪流值歲更爲公妥但
非其人不得徇情輕任恐稍有私矇則學之取用不敷償
乃公事矣其師之日課必有定程每早背昨所上書背畢
上生書因其質之慧鈍而多寡之或一上再上必熟讀乃
背熟背乃已務要字音清楚句讀分明學生早膳畢乃寫
仿其倣必遵正韻筆畫端楷須粉本佳而後摹者工雖用
筆之法不能驟知而字之體勢要必先正焉仿寫畢必爲

之定妍媸妍者圈之媸者抹之使知所改必擇難字與記
次日復之使識而不忘講書者則聚集公所如講某章先
舉此章大義後逐句先解字義再講句義務須明白簡易
使童子胸中了然講畢令其返席默記次日講時先復講
方與講新書童子要看講書無如張閣老直解字句段落
甚是分明記講書畢午膳膳畢將早書誦背訖再上晚書
熟讀背訖做對者出對與對必先令其看對類使知各有
分門童子學對便知平昃他日作表判四六皆由此昉也
早來晚散須向　先師位肅揖歸見父母尊長亦肅揖以

弟子之禮必出入有儀也早晚所上書五日一總背是已
不上生書背畢令默寫如有錯落酌量受責十日謂之温
旬寫旬將十日所上書總背總寫亦如之此幼童之功課
也更其要者童子必以涵養德性變化氣質爲本入而孝
出而弟見長老則與敬與讓處同輩則以謙以和毋矜氣
毋惰容毋疾言怒色待人行事忠信篤誠此皆養德性化
氣質之實也易曰蒙以養正聖功也可見童蒙之時而必
養之以正是即以聖人之功望之矣爲塾師者豈可不以
養正爲教而顧斤斤于誦習哉州縣牧宰因公至其境躬

温旬之旬温寫之寫當作句字如之之當作是

曰當作云

詣義學考其課程獎其生之優而衰其師之勤則其父兄聞之莫不勵子弟于學其師榮之莫不勉諸生于教矣

生童課試

有司爲諸生會課一以興獎文教一以挽正士風使讀書自愛者于州縣父母樂其有文字之知而日精于行業其空疎薄劣者于平日出入衙門亦愧其無于進之階而日遠于奔競邇來儒學諸生月課杳矣無聞宜移文學師每月訂期詣彝倫堂出題面課如有學田地租取爲課文飲饌之資每日二餐餐每桌肉蔬四器桌四人次餐每席加酒二壺大約能文會課者不過數十人每課需費二兩歲十二課除六臘甚寒暑亦止十課所需僅二十金或州縣爲窮廣文先生代措似不大難也至于牧宰每逢季課須預期出示是日後堂會課并請學師爲竟日文字劇談其童子能文者亦准與課閱文畢次其等第以特等一等又一等爲率擇其文之尤者付之梓以公同好無負諸生一日之苦心其善文而有品者宜特加獎異富者優以儀文貧者資其膏火則惰懶荒疎者亦將爭自琢磨而思就正于有道矣是非振文教挽士趨之一助乎按前與禮部賓興考試條內州

縣季考及童生正考以典禮言此季課以教養言因文有互見故重復爲之詞耳○二條可參看

講學

夫爲政者期于美風俗必先于正人心欲正人心必由于明聖道所謂聖道者非求之于高遠而難知也非履之于怪僻而難行也卽此日用庸常之事見之于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之間各盡其當然之則而無過不及之差而已然非學無以明其理理非明無以善其行夫理者天理也卽天所賦之德也在天謂之理在人謂之德在事謂之義凡天理之不明由于人欲之所蔽理爲欲蔽則人心之

德襍而不純德而不純則措之于事未必皆當而于義相遠矣故易乾九二曰君子學以聚之問以辨之寬以居之仁以行之蓋非問無以進德非仁無以修業然先問辨而後仁行者必先精于學無一理之不明而後湛于心無一德之不純踐諸躬無一事之不宜也以是知德雖聖人而不可不先務學九二曰庸德之信庸言之謹閑邪存其誠庸德者卽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當然之行也庸言者卽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當然之教也舍是無所謂行無所謂教也閑邪者欲天理之常明不爲人欲所蔽也存

誠者欲心德之常純不爲人欲所襍也舍乎學又無所謂閑與存矣由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之道而溯之堯之命舜曰允執厥中中者無所偏倚無過不及之名也舜之命禹曰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人心氣形之私也道心性命之正也精以察之察其私也一以守之守其正也不以氣形之私而害性命之正故道心至微而不爲人心所危始能允執厥中無所偏倚于過與不及此舜因堯之命而推其所以執中之由也其在成湯曰以義制事以禮制心不曰執而曰制者執守而毋失之謂也制以此制彼之謂也雖堯舜之執中與成湯之制事制心不無安勉之分然要使道心常存而守中勿失禹之得統于舜與成湯之得統于禹者則一也其在文王曰不顯亦臨無射亦保此湯之以禮制心也不聞亦式不見亦入此湯之以義制事也其亦以制而求厥中之義乎是文之得統于湯者亦即得統于堯舜禹也其在武王受丹書之訓曰敬勝怠者吉義勝欲者從怠與欲即惟危之人心也敬與義即惟微之道心也文之與湯皆以制而求執至于勝恐怠欲之忽乘敬義之弗敵而必期有以勝之也勝之者

非卽當作卽非

非卽當作卽非

亦卽執中之旨不欲以惟危之人心而間其惟微之道心也武之敬義非卽文之臨保式入乎周公繫易爻之辭曰敬以直內義以方外敬義者卽武之勝怠勝欲之道心也直內方外卽武得之湯文制心制事以求協于中者也此周公之得統于文武非卽得統于湯禹舜堯乎至于吾夫子則曰博文約禮又曰克已復禮著之大學曰格物致知誠意正心脩身以及齊家治國平天下夫博文約禮是卽堯允執厥中之旨也克已復禮格物致知是卽舜精以察之一以守之之旨也誠意正心修身治國平天下是卽禹湯文武周公禮敬義制心制事之旨也皆所以合乎執中者也然執中之旨自堯而肇其端由舜禹湯文武周公而演其義至我夫子盡發數聖人之秘而顯示人以明理之功克修乎善行之用明卽明此日用常庸之理也善卽善此無過不及之行也所以夫子統堯舜禹湯文武周公之傳而下及乎顏曾之親受孟子之私淑皆不外乎是也至宋之周子以誠爲本欲爲戒二程子以涵養須用敬進學在致知朱子亦以誠意正心爲要總之去人欲之所蔽還心德之至純必從事乎學而後由審問明辨有以進其德

由仁之篤行有以脩其業夫仁者心德之至純也行至于仁而猶有私欲礙于其間乎故易之九二曰閑邪非學以明理無以見邪爲外累而不知所以閑之也又曰存誠誠爲吾心之實若邪之不閑將心爲邪惑而誠之不能存矣故曰閑邪存其誠必邪能閑而後誠可存也觀大學入道之序致知必在于格物脩身必先于正心誠意物格而理無不明知致而知無不盡凡夫人欲之私舉不得蔽吾心之明以理欲之介先已極乎知有毅然其不可惑者矣知既極乎致而意無不誠意既至于誠而心無不正凡夫人

欲之私舉不得搖吾心之定以天理之公早已篤于中有斷然其不可撓者矣由是以之脩身即爲明德之君子以之齊家治國平天下即爲親民之大人何也自一身而推之人人之身日用庸常之事皆此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之倫也各盡其當然之則而無過不及之差即此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相傳允執之中也故曰聖人之道非高遠而難知怪僻而難行也亦即此執中敬義制心制事之要與閑邪存誠之功而已若是非學又何以能之哉今之爲政而兼言爲學誠以聖道明而後人心正人心正而

後風俗美至于風俗美爲政者之教化行矣然則講學之舉非爲政之所亟務乎粤稽古者虞夏商周皆有國學又有鄉塾黨庠民皆明于德行道藝而風俗淳美故曷虞之世比屋可封周之兔罝野人可備公侯腹心之選自春秋戰國士不養士而學校之教廢排箄柙闥之流務以遊說相矜立談而致卿相所以險詖之士詭譎傾陷以詐術攘功名以利害動人主惟取效于目前而不顧國家長久之計于是諸侯之衆七國之強皆敗亡于縱橫說士之口而卒莫之救也漢興至武帝始立太學置博士子弟自是代有興舉學士之生徒日衆至于桓帝太學諸生三萬餘人然其徒每互相標榜于人好爲諷議譏彈公卿以下莫不剨屣折腰而黨錮之禍遂起晉咸康間江左浸安衰壞馮懷等請興學校然又習尚老莊喜爲清談而中原之喪亂卒致莫平蓋衰周之學校廢而士散人各私其智以爲利漢晉之學校興而士聚人皆務其虛以取名其無裨于聖賢之學則一也迨乎宋崇尚理學眞儒輩出關閩濂洛之學直接唐虞洙泗之傳以之言學而王者之治功可立由是觀之學非敦本務實雖

以之之當作此

以之之之當作此

日聚處于膠庠相與高乎議論而與聖功王治判然其益遠矣昔晦翁夫子講學于白鹿洞著爲學規以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爲五教之目學者學此而已以博學之審問之愼思之明辨之篤行之五者爲學之序學問思辨四者所以窮理也若夫篤行之事則自修身以至于處事接物亦各有要言忠信行篤敬懲忿窒慾遷善改過爲修身之要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爲處事之要已所不欲勿施于人行有不得反求諸已爲接物之要何一非敦本務實之學乎安定胡先生教學于蘇湖間是時方尚詞賦獨湖學以經義及時務故學中有經義治事二齋經義擇疏通有器局者居之治事齋人各治一事又兼一事如邊防水利之類故其出而筮仕往往取高第及爲政多適于世用若老于吏事者是又以聖功而兼王道爲經濟有用之學以視夫文章秀士誇詡詞藻曲學迂腐附會古法而適無補于治有害于民者其相去奚啻什佰倍徙哉然而有晦翁夫子始有鹿洞學規之實有安定先生始有湖學教法之效則學與教又豈不賴其人而後興乎鴻願今之爲政者敦請實學名儒

經濟宏通之士爲之宗師置講院徵隱德者宿仿鹿洞湖
學之遺制朝夕討研性命之奥究論時務之要俾內而聖
外而王如吾夫子脩已則當時稱爲聖人後世爲萬代帝
王師治人則魯用之而三月大治作春秋垂千古之法戒
而褒貶賞罰嚴于衮鉞然後知聖人之學坐而論起而行
非徒據皐比持麈柄侈諸空談而已也苟今講院之中繼
紹有人則其扶道倡教之功當不在孟韓下于是聞風景
慕者皆不招而致則鹿洞湖學之盛可再見于今日又豈
特一州一邑士民觀感儀型羣相向化而人心有不正風
俗有不美者哉講學學規儀注附

學規儀注

夫講學蓋以闡明性道之旨紹續聖賢之統要必躬
行實踐造詣精深而非外務虛名以博馳聲譽也粤
稽學規嘗以白鹿洞爲宗而新安紫陽書院崇實會
約亦大畧仿其遺意

本朝海昌令許西山先生在海昌講學規儀頗爲明晰鴻
今於紫陽海昌間刪去繁文於講學實有裨益者並
載之使司牧諸君倡率鼓舞賢智力行之有以日

進于純修愚不肖觀感之亦以漸臻于美俗其于世道人心不有厚賴哉爰敬列之于左以備採擇

學規　凡十二條

一崇正學

經明行修宗尚聖學講論悉符於踐履著述必本於躬行德孚問閒望重學林者會長延請貴院闡揚聖宗爲後學標準如佽談二氏家言爲三教歸一之說及陽儒陰釋之流不得入會

一敦實行

凡士必居家孝悌言行謹信廉節自守學術純正爲鄉黨親友所稱許者方延入會

一謹士趨

凡瀆亂人倫不矜名節及爲利奔競公門居間作証語言無實放誕不謹一切所爲有妨名教而欲登會堂爲名高挾浮詞以取勝者勿令入會

一嚴始進

凡有志入會者必須會中老成爲之介紹預先告明會長會長通知會宗會宗廉覈果如所告方延入會、

介紹引新友具名帖見會宗至會期然後同堂領教

一圖晚節

凡從前附名在會諸友或有爲德不卒敗名喪檢內忝倫常外辱壇坫及在會不遵儀注散會後訐誕不經欺詐流俗者衆議不許復入削除前名仍追咎原介紹之友紀録一過

一設講院

凡州邑擇閒曠亢爽之地損貲建講院一區規制大小量力爲度中堂奉孔子先師神位後堂退息會膳其膳資或當事紳衿及在會輪值或合力公認若更劇金共置學田以充公用則講業庶乎其可久矣

一主會事

道術行誼羣心嚮往者州邑具啟及幣儀登門敦請推尊之曰掌教是爲會宗主會闡教齒尊行優者曰會長輔會宗以主教事齒稍次於會長行與才合者二人爲會正輔會長以紀綱會事年富力強幹諳足任者二人爲會贊應酬來學同會正協理會

事　童子才敏純謹者二人爲會通傳報諸事以供趨走

一定會期

每月二會須預定會期以爲常式庶入會聽講者以便依期而至會日已集申散

一尚齒德

凡會友以齒爲序客來聽講者以客爲序會友止尊齒德富貴貧賤所勿論也如有驕矜自擅不虛心勵道者不敢延請入會

一擬講書

每會會宗預擬講書三章首章六經論孟次章性理史鑑末章禮樂文章政事就各章衍爲講義與會長等參正妥當會前五日謄發同會使各有發明意見預爲擬定於升堂問答時群相質難增長學識

一勤論著

學求得諸心證於事凡每日心有所得事有所行或與友人談論關切身心有益治理者則皆記之簡編日學行日錄所行或善或過直書無隱每于會日講

問畢各出日錄以質同人咸相切劘久之識力益精過失漸少此吾儒格物致知實踐躬行之至要也若飾善掩惡僻論矯詞則欺誕是根他日學問事功皆可知矣

一遵學戒

學貴下斂心宜戒中貴虛滿心宜戒功貴恒怠心宜戒入貴巽躁心宜戒養貴靜蕩心宜戒應貴直機心宜戒器貴宏褊心宜戒慾貴寡貪心宜戒用貴節侈心宜戒氣貴和忿心宜戒人貴同忌心宜戒識貴超習心宜戒守此十二戒可以語道矣

儀注凡二十四條

一預示章目

每會先期五日將所講某書幾章用粉板書明縣於講所使遠近之士傳知尋繹以待聽問

一選定執事

每會司贊二人司儀二人司祝一人司壇二人司監二人司講三人司記三人司賓四人司鼓一人司鐘一人歌童六名

一習儀除壇

先期一日、司壇者整理神座、帰除講堂、潔浄几案、

陳果酒香燭帛、司儀張掛條約、率歌童習熟聲容、

一聽講報名

凡聽講者、先期一日、詣講壇、從司賓報名登籍、以便

備坐、次日四人共謄書號于桌、

一公迎師長

正講前一日、司會者聯名序刺、至縣署請　父母來

晨赴講將至、會長出迎至堂、　會宗降階迓升階、

如會宗本治人、
同會長出迎

一參謁

先聖

贊儀者、先上階分東西對立、唱排班行謁、

先聖禮畢、會宗中、父母師僚東、紳衿舉貢西、平

列階下、諸生序後、唱班齊鼓樂鞠躬拜興、四唱平身、

唱樂止、

一分班序揖

唱分班、會宗東立西面少上、父母師僚東次西

面縉紳舉貢西立東面與父母師僚又同諸生序下
南立北面唱東西對揖畢父母師僚縉紳舉貢向會
宗一揖師僚縉紳舉貢向父母一揖諸生向上三揖
首會宗答一次父母師僚答一次縉紳前輩答一諸
生同班一揖止凡進退拜揖不中禮者俟禮
畢司儀糾舉小記過大記罰
一升堂就位
唱升階就位仍分東西照立定序紳與紳齒士與士
齒立定唱告坐各不離位三揖止會宗父母師僚坐
東遠賓邑紳坐西司講三案堂上近南左右對列執
事位階上聽講東西分坐
一宣明學規
伐鼓三擊鐘三唱司監宣白鹿洞規左司監出位宣
五教之目鼓一向上一揖高聲長宣父子有親鼓一
君臣有義鼓一夫婦有別鼓一長幼有序鼓一明友
有信鼓一宣畢一揖復位右司監高聲曰願同人扶
植此綱常擊鐘一畢唱右司監出位宣爲學之序鼓
一向上一揖高聲長宣博學之鼓一審問之鼓一愼
思之鼓一明辨之鼓一篤行之鼓一宣畢一揖復位

左司監高聲曰願同人振興此德業擊鐘一畢唱左
司監出位宣修身之要鼓一行篤敬鼓一懲忿窒慾鼓一
揖復位右司監高聲曰同人中果能遵此修身否請
三思之擊鐘一畢唱右司監出位宣處事之要鼓一
向上一揖高聲長宣正其誼鼓一不謀其利鼓一明
其道鼓一不計其功鼓一宣畢一揖復位左司監高
聲曰同人中果能遵此處事否請三思之擊鐘一畢
唱左司監出位宣接物之要鼓一揖宣同上已所不
欲鼓一勿施於人鼓一行有不得鼓一反求諸已鼓
一宣畢一揖復位右司監高聲曰同人中果能遵此
接物否請三思之擊鐘一畢唱司監宣白鹿洞規畢
伐鼓三
擊鐘三

一進講首章

唱司講啟告講首章左司講一人出位向
先師曰啟告今日擇講某經某章一揖畢左拱手讓揖右
同答右拱手讓揖右同答唱升講位伐鼓三擊鐘三
唱肅靜無譁唱展書開講司講端坐正襟朗聲宣會

宗所擬講義講畢司講起坐向
先師一揖告講某章畢復位伐鼓三擊鐘三
一歌詩一闋
唱童子上堂歌詩童子六人序進立定一揖唱歌畢
知之首章鼓三鐘三歌曰個個人心有聖師鼓一鐘
一日將聞見苦遮迷鼓一鐘一而今指與眞頭面鼓
一鐘一只是良知更莫疑鼓三鐘三畢一揖復位
一初獻讀祝
唱作樂唱父母師僚行初獻禮唱序立唱盥洗唱酌

酒唱詣
至聖先師神位前跪上香獻帛獻爵讀祝文司祝一人執
詞跪讀維某年月日干支朔越幾日干支某州縣某
謹昭告于
至聖先師孔子之神曰竊惟聖人垂教萬世大道載在六
經提醒人心賴有先知而先覺昌明理學端在希聖
以希天自振鐸杏壇得
洞經千五百載而益彰代有眞儒以明至道今茲後
學宜紹斯文某忝司牧于某邦實戚闕乎風教用求

名宿爰作人師按月而定講期窮經以敦實行從此
共肩道統非敢誇示儀文爲天地立心爲生民立命
爲往聖繼絶學爲後世開太平願歸明體達用之儒
克成內聖外王之業拜瞻聖位敬視儀型誠意當宣
奉詞虔告畢唱俯伏興復位斂躬拜興連四禮畢唱
樂止祝詞乃西山先生原本意頗
明盡因載之用者聽另撰可也

一進講二章

唱司講啟告講二章右司講一人出位向
先師曰啟告今擇講某書某章一揖畢左右拱讓揖左右

各仝前唱升講位伐鼓三擊鐘三
唱肅靜無譁唱展
書開講司講端坐正襟朗聲宣講照前講畢起坐向
先師一揖告講某章畢復位伐鼓三擊鐘三

一歌詩二闋

唱童子上堂歌詩童子序揖仝前唱歌畢知之矣章
鼓三鐘三歌曰問君何事曰憧憧鼓一鐘一煩惱場
中錯用功鼓一鐘一莫道聖門無口訣鼓一鐘一良
知兩字是叅同鼓三鐘三畢一揖復位

一行亞獻禮

唱作樂唱行亞獻禮唱序立唱酌酒唱詣
至聖先師神位前跪上香獻爵畢俯伏興復位鞠躬平身
禮畢唱樂止
一進講三章
唱司講啟告講書三章三司講出位向
先師曰啟告今日擇講某書某章一揖畢左右拱手讓揖
仝前唱升講位伐鼓三擊鐘三
開講司講端坐正襟朗聲宣講如前講畢司講起坐
向

先師一揖告講某章畢復位伐鼓三擊鐘三
一歌詩三闋
唱童子上堂歌詩童子序揖同前唱歌畏知之二章
鼓三鐘三歌曰人人自有定盤針鼓一鐘一萬化根
原總在心鼓一鐘一邯笑從來顛倒見鼓一鐘一枝
枝葉葉外頭尋鼓三鐘三畢一揖復位
一行終獻禮
唱作樂唱行終獻禮唱序立唱酌酒唱詣
至聖先師神位前跪上香獻爵畢俯伏興復位鞠躬拜興

連四平身禮畢唱樂止唱司講已畢詩樂三終伐鼓三擊鐘二

一輟講請膳

唱請赴茶饌所司會者進一揖父師紳衿皆揖退依次出講堂外散步片時司賓揖至饌所伐鼓三擊鐘三

唱就位照桌號立伐鼓一

唱告坐各不離位向上三揖伐鼓

唱供饌湯一道湯一碗俱不葷畢

唱請茶請饌請湯少頃再伐鼓一

唱供饌湯又素菜二道點心一道湯飯各一碗畢

唱請湯請饌少頃再伐鼓一

唱上茶畢唱請茶少頃伐鼓一

唱徹饌各坐定不離位畢擊鐘二

唱起坐各不離位向上三揖出位散步片時○本日早間司會者將報名冊上計數若干用二十字爲號守程朱正學綿鄒魯宗風纘伊周大業接堯舜中傳照此編號榜于壁貼于坐每字號十人約共二百人凡各省各郡來與會者坐在本鄉之上

一升堂問答

伐鼓三擊鐘三唱請赴講堂父師紳衿依前次序進

就位坐定唱疑問者依次質難就會宗擬所講三章
依章次問難并發自己特見務期昌明聖道剖暢治
理有益身心學問勿尚浮辭矜辯先長者後幼者前
問畢後問起毋儳言毋勦說毋雷同衆當靜聽宣畢
問者起出班向
先師一揖會宗一揖次父母一揖坐于旁側詞氣從容辨
難詳盡問畢再向
先師一揖會宗父母各一揖就本位後問者出班如前揖
坐側問難俱畢伐鼓三擊鐘三

一司記登策
司記三人列桌于神坐旁審聽問答依次記載如
或未盡者次早本人詳書一紙送司記者彙錄成編
呈會宗訂正送父師批答授梓以正有道
一歌詩勉勞
問答已畢會宗父母師僚縉紳宜勉勞以詩唱童子
上堂歌詩揖序全前歌曰聖功王道本無殊鼓一鐘
一體用明通是大儒鼓一鐘一好向孔顏尋樂處鼓
一鐘一莫將塵夢負居諸鼓三鐘三一揖畢復位唱

作樂唱上香僚屬向前立唱揖唱初上香再上香三上香唱揖復位少頃唱樂止酉山先生歌詩相勞一多終事過煩易生怠倦今余以四語收之亦以見羣相戒勉之意云可否聽刪

一拜辭

先聖唱序立會宗中父母師僚東紳舉貢西諸生序後俱在階下唱班齊鼓樂唱鞠躬拜興連四平身禮畢唱樂止唱分班次照前立唱東西對立唱凡在坐與講席者謝會宗一揖交答唱師僚紳貢謝父母一揖交答唱諸生向上謝三揖首會宗答次父母師僚答

一公送父師

父母與會宗二門外揖別紳舉貢送父母師僚大門外揖別諸生大門外道傍打恭送衆各拱別次日早司會赴縣致謝投一公帖

已上諸條謹就鴻所見聞及陋識編次如此至于應增應減統俟高明裁定之耳

福惠全書卷之二十五終

福惠全書卷之二十六

勸農功

事有近于迂濶而實關乎本計者如勸農是也古者有勸農之典及庶民方耕之際守令親出于郊農之勤于耕作者爲之簪花飲酒以勸之農之荒于耕作者爲之酌水以恥之使民之播種以時而無後于秋獲且民知上之重本務而競相力作于南畝也晏子謂齊景公曰春省耕而助不給是則不惟勸之而且有以助之也爲民牧者見民之耕貧乍無資播種無粒者爲之捐金出粟以貸之秋斂時

止償其本而免其息則百姓戴父母之德樂仁侯之利未有不畢力農功而婦子享寧盈之慶者矣

修水利

南北地勢有高卑之不同故水旱有蓄洩之或異南方地低窪多湖蕩陂池北方地仰亢多平原曠野卑窪者利于疏洩仰亢者利于瀦蓄此其大較也然而南方亦有山田隴地未嘗不畏旱北方亦有濱河近淀未嘗不畏水夫農民往往坐視其爲旱爲水而不知救何哉貧富之力有不齊愚庸之智有不逮而遂因循苟且付之無可如何也有司誠能愛民視四境之土田如己之傭佃于農功既畢之後單騎畏艱親爲相其地勢諭以勿憚一時之勞終享百世之利其卑窪者爲之築堤堰建斗門旱則閉而蓄之澇則啓而泄之其仰亢者爲之引河渠通溝洫旱則灌溉有資澇則流行無礙則南北之地勢均可無虞矣若夫山壟之田于下流築大壩寸寸而壅之引以幸車使不傷于大旱河淀之田於四隅亘長圩層層而遏之疏以涵洞使不傷于大水是依山傍水之地又可無憂矣夫如是寧有地力之弗盡而天時之足患哉邇

乃當作卽

來牧宰處衝衢指爲應接無時值周疲又云催科孔迫獨
不思與賓朋敲棋飲酒呼鷹犬縱獵從禽非公餘之暇日
乎倘舍此自適之娛轉而念民事之急則農功有賴豈不
爲賢父母哉

墾荒田

州縣之荒田有老荒有新荒夫老荒乃兵燹之後人亡地
棄久成榛莽新荒乃偶值歲凶人民流散漸致拋廢有司
宜親爲相度老荒之內尚有可耕者其原主若有子孫親
友情願領種者准其開墾照五年之例承糧若無子孫聽

乃當作卽

土當作上卽當之卽當作則

人具呈領種批准給票令墾其新荒或原主流寓他處安
土重遷宜出示曉諭招徠復業如示後二年不歸即爲無
主聽人具呈領種亦照三年之例起科成熟之後原主不
得爭競鄉農之家每慮耕種無人未遑多及更宜戒遊手
而飭惰農凡子弟年十六以上卽屬成丁不能讀書卽當
力穡豈可任其優遊以自佚乎農之務耕如士之務學士
惜寸陰則業必加進農惜寸陰則地必加闢所以古之嫗
工月三十日而當四十五日以夜作之居其半也豈非其
勤之效乎小民愚而多自畫惟賴司牧者鼓舞而勸導之

則未有不勉于力作者矣

藝果木

夫民之當種者豈獨五穀哉即果木之樹亦宜廣爲栽蓄也昔李衡爲丹陽守勅兒曰龍陽洲上千頭木奴歲上千匹絹亦可足用木奴橘也董奉治病不取錢但令種杏數年十數萬株鬱然成林杏熟時買者以穀易杏悉以所得穀賑救貧窮秦東陵侯邵平秦破爲布衣種瓜長安城東瓜五色甚美世謂之東陵瓜宋處士林逋甚貧結廬孤山種梅三百六十株梅子熟賣之日取一株所值爲用凡此者是專資果木之利即可贍子孫拯貧乏以自供其高潔況乎躬耕南畝兼稼穡之饒乎然而財不患多以有餘而後豐土不患生以徧植而愈足爲　司牧者于方春之時宜曉諭四方居民擇其土地所宜果木及實繁而易成者無論池傍隙畔悉行栽植不使地有空閒寸土較之田畝所種不納稅粮不煩耕耨不憂水旱因其地力而坐收厚利者也如此而蚩蚩愚民又何憚而不廣栽徧植乎須令村長莊頭等嚴飭所在居民及時栽種如官長單騎親勸仍有寸土荒閒者本主重懲村長莊頭並責庶有所責成

而懶民不致自失其資矣

楡桑楡

樹果木所以佐五穀之不足兼之資五穀之有餘植桑楡一以供飼蠶之用一以給炊爨之需況乎製器用蔭行路皆吾民之取益乎昔諸葛武侯遺表有云成都有桑八百株薄田十五頃子弟衣食自有餘饒是又以桑爲子孫衣食之利者也古者五畝之宅樹墻下以桑通衢之傍植楡柳以表道其所由來久矣爲司牧者宜出示曉諭墻間隰壞廣種柔桑以供蠶事于女紅衣服不爲無助其郭外以及莊村由川塗以及孔道約通車馬者中留二丈許通負販者中留丈許左右兩畔悉栽楡柳槐松之屬每樹相間五尺不成者去之其茂盛者枝幹挺舒陰繁而蔭遠時當炎暑無風白涼行者坐憩其下不忍遽去遥望其處鬱鬱蔥蔥翠雲盤結居然旺氣所鍾不亦名區吉壤哉周官襄公過陳見其田蕪穢不治道莽不可行樹不表道而知陳必亡然則種楡修飭有關于治道也顧不重歟然須立一楡之樹令本主勤加灌溉防護毋爲牲畜損踐茂盛者量責倍償凡所量加獎賞懶不成林者量責仍令補栽庶幾有所儆勸

敦節儉

節儉者所以省財亦以惜福也夫庶民之家以粗糲爲食以布裯爲衣日無肥甘之味體無輕暖之適所以齒風一詩羔兒齊彼公堂茶槶食我農父狐裘獻之公子猶豕私之小人非惟奉上好義亦尊卑之有等也至于節儉之風古今美德漢文惜百金之費罷作露臺晏嬰衣裘三十年不易君相如此況庶民乎　司牧者宜榜之文告徧諭城鄉務敦勤儉勿尚奢華匹夫毋以綾羅穀爲服如今之團鶴串蟒僭踰王者之尊匹婦毋以金寶珠翠爲飾如今之四龍八鳳分越后妃之貴遠制未安切須嚴禁至于身

列黌宮尤宜知道顏子居於陋巷未改琴書之樂原憲并日而食無慚惌結駟之賢安在華堂珍膳始爲士貴乎若夫名通宦籍更足風廉雖未能如皮裨曳柴之王良亦當法蔬食布袍之毛玠舉凡吉凶之禮賓客之會貴斟酌于適中毋流濫于太過若婚喪之事稱家有無古人儷皮爲禮何須百兩盈門孝子深墨爲哀安在五鼎作供與其死後多金之費何如生前一匕之甘甚有親疾嘗藥之未聞一旦歸泉空作薦亡之佛事含飯附身之未謹諸親送殯反裝優會以飾觀所謂盡孝不聞甘旨養哀親空咏蓼莪篇

有何益乎尤可笑者信邪野老賑窮拯乏吝惜一文賽會迎神質金借債意謂媚神求福孰知以媚神之物轉而濟貧其福更多而且速好事少年從師學藝箏計無錢串戲結盟典釵鬻器意謂聯朋共樂孰知以聯朋之貲轉而務業其樂更大而無窮又況夫草木之靈難償質借之費市井之友誰酬典鬻之金乎至于生子欲其壽命之長也乃因湯餅而殺生是已子方生而即物命之死矣豈愛子之道乎是日也宜乾殽果核便爲延祚之始基誕辰乃母難之日也遂因介壽以稱觴是母難已忘而惟吾年之樂矣豈報親之道乎是日也宜蔬味思恩方是返本之正理若乃花朝月夕流連歌舞之歡廣榭高臺魚鳥苑囿之樂獨不思菊英盈把亦可取醉東籬皓月長吟恰勝飛觴春宴又何必王寶香爐石崇金谷然後爲暢哉至于士女翫遊適啓冶容之誨子弟賭博無非巨盜之媒寧值縱逸損財浮蕩破產而已乎所以儉以省財惜福爲至要也財既省而用不竭福既惜而慶有餘豈不爲富貴長久之計哉鴻願　司牧者以斯意而示之民可也

禁淫祀

禮士庶人祀其先所以報本返始也非是弗祀後世惑于鬼神之說因祀以祈福于是瀆亂不經人乃棄其王教之正而崇信巫祝此風俗所以日僞而人心漸入于邪也故孔子曰務民之義敬鬼神而遠之亦云務其所當務者而已其所不當務者敬而遠之非我所敢褻而近之者也夫所當務者君臣父子長幼夫婦朋友之道宜如何盡義如何盡親如何盡別如何盡信尚日孜孜焉由之而不能盡當者奚暇他務乎又曰非其鬼而祭之者諂也以非所當祭而祭之是媚以諂之也如季氏之旅泰山非所當旅者也故云泰山不如林放使泰山知禮如林放其肯受非禮之享乎若是非禮之享原以媚之也享而不受媚之何益其諂于祭者亦可惶然自止矣昔狄梁公從帝幸汾陽宮道出妒女祠俗言盛服過祠者致風雷之變遂議改馳道仁傑止之曰天子行幸之地風伯清塵雨師洒道何妬女之避乎其巡撫江南吳楚多淫祠公一切撤毀之計千七百所止留夏禹吳太伯季扎伍員四祠而已妬女卒不爲變所毀祠神亦不聞爲禍說者謂邪不勝正非

也天子所不當避者即其所不能致變者也過之爲是避之適所以謡之也過而不謡又何變乎民所不當祀者正其宜毀者也毀合其禮毀之實所以敬之也敬而有禮又何禍乎爲　司牧者宜曉諭其民除祖先以及先農八蜡五祀之神有關于衣食居處者一槩不得濫祀凡父母尊長疾厄有以祈禱者語云有疾痛則呼父母有急難則呼天夫不有天之可呼乎天高聽卑惟誠可格舍是又何求哉每見鄉人無端起建眞宮梵刹雕塑仙佛始而金碧輝煌久之風雨暴露何謡始而以褻終耶其不福而召禍也必矣又有婦女無故成羣結隊寺廟燒香不過以祝謁爲名其實乃嬉遊爲事何公念而以私成耶其不敬而招災也必矣噫事不有興安有其廢夫起字造像是其興也及其傾頹暴露非其廢乎吾懼其廢之由于興也故不敢以謡而致褻求福而來禍莫若事之弗興爲愈乎念不有生安有其滅夫燒香叩神是其生也及其託名遊戲非其滅乎吾懼其滅之本于生也故不敢以公而遂私棄敬而惹災莫若念之弗生爲愈乎夫主持人心世道者惟導民遵王教之正而勿崇信巫覡庶有合于夫子務民之義敬鬼

神而遠之之訓矣

嚴邪教

夫人未有不好富貴惡貧賤趨生避死喜福而畏禍者于是奸人因其好惡趨避喜畏之念而詭其術曰我能富貴之生之福之而人羣欣然慕其術以爲我能得之則可以富貴可以生可以福于是羣欣然師之以至于傾肝膽破資財損身命者姑試爾之信從果能堅固而不遷否也果其能之則富貴可得生可長存福可永至而又何貧賤死禍之是嬰哉悲夫人之富貴貧賤生死各有其命豈人所能好惡趨避之乎獨其福禍乃在人之修德而懷刑德修而福斯集刑懷而禍斯遠此人事自然之理天道必然之應即富貴之與長年皆可信于福之徵而無俟外求矣世之人不務德之修刑之懷而惟奸人之是惑往往至于傾肝膽以爲我幸師之而天地鬼神祖宗父母皆可不事也破資財以爲我今費之而後此金玉珠寶充棟積梁其未有量也損身命以爲我即捨之而是術之赴水蹈火焚溺不加且

亦愚當作愚

愚上當有下愚者之者當刪去

卽當作司

將來之榮華貴顯躬所必受也嗚呼其亦愚甚矣今世之所謂白蓮無爲皇極大乘洪陽螺祖諸教皆奸人所創之邪教也其惑人者亦卽富貴貧賤禍福之說而大之受其惑亦惟是好惡趨避喜畏之念橫于其胸于是奸人因而中之鼓其邪說而愚者昧之從其教者遍天下操其心存從是教卽已各登仙籍長生不死百神呵護諸福畢至獨其富貴尚在將來則無不望其速得也慾欲得富貴之心天不降其爵祿地不湧其金錢則陡然之富貴將何自而來乎其不至于乘机俟釁相聚而爲亂不已也爲

司牧者宜通行曉諭指其妄而破其愚嚴其查而散其黨卽于保甲十家長禁止聚衆不時稽察并于朔望保甲結狀內敘明亦無邪教男女聚衆燒香談經作會無論男婦一不行舉首本州縣訪出及傍人首告將十家長保正鄰佑一併究處其有前項邪教之人潛住地方引誘鄉愚者卽嚴拿解官責逐出境重則申憲究擬如地方容隱並重懲不貸如此則鄉愚知儆而邪教亦無所滋蔓于其間矣

禮者德

之當作是

民之所以不知尊長而敬德者由于上無以風之也古天
子春秋養三國老庶老漢文事三老兄事五更以德行年
高者或致仕之老爲之其明帝養老之禮乘輿先到辟雍
使者安車迎三老五更天子迎于門屏交禮道自阼階三
老升自賓階至階天子揖如禮三老升東面三公設几九
卿正履請天子親袒割牲執醬而饋執爵而酳祝嘏在前
祝嘏在後五更南面公進供禮亦如之自魏晉以及隋唐
莫不修舉凡此皆尊禮耆德之意也夫以天子至尊而與
老吏皆其臣子者尊之實禮如甲幼之養長上致敬盡禮

耳當刪去

如此其故何哉欲使天下之爲子弟者觀型則效共相率
于孝悌而已耳天子于其臣者年有德者猶尊禮之而況
庶民卑幼之各敬其尊長其老乎今之爲　司牧者每歲
擇齒德俱優者以禮聘爲賓介舉行鄉飲是亦優禮耆德
之大典爲　天子奉行于其州邑也若夫鄉序之間養老
無聞四境庶民莫由觀感每歲年終有司宜令鄉約地方
村長莊頭擇本鄉年八十以上素有德行從公確實舉報
并開列所行事實具結投遞有司訪實親詣其鄉具酒筵
畧仿鄉飲禮以耆老爲賓愼毋褻慢以示尊敬耆德之意

使其鄉之子弟皆知高年之當尊有德之當敬無不相趨
于孝悌即其鄉之庶民皆知年雖高而必德行素優方爲
官長敬禮如此而子弟猶有忤逆不遜庶民猶有爲惡不
端者乎將見教化行而風俗自臻于淳美矣

卹孤貧

文王之仁政首哀煢獨平治之大道兼重恤孤夫鰥寡孤
獨皆貧窮無告之民王政所宜深憫者也今各州縣俱設
有養濟院凡孤貧俱設有布花口粮使其栖止衣食各得
其所　朝廷之恩澤至渥也往往州縣養濟院傾圮廢而
不葺孤貧多寄跡城門荒廟口粮布花不按名支給每致
剋減正額鮮於飢寒殊非仰體　皇仁俯憐窮阨之心矣
司牧者宜查本州縣額設孤貧口粮布花等銀若干現
在孤貧名口若干照依額設每月朔日當堂按名給散布
花于十月亦按名給散要查眞正老疾幼殘窮子之人
方准入冊支領若有死亡報官掩埋仍准如前頂人頂補
不得該地方丐長欺凌以彼屬乞流冒頂侵食官銀至于
養濟院宜親詣查勘傾圮者卽設法修理湫隘者卽設法
起蓋其式中堂三楹後室五間左右各五間繚以周垣室

後各留隙地數尺便于厠淨中堂爲孤貧公聚之所後室
有婦人者居之左右男子居之門外植木坊榜以養濟院
之惠政于無窮矣

立義塚

貧窮之家埋葬無地每有柩暴荒郊而卒致朽壞者商旅
之人客死他鄉每有拋棺曠野而久無主認者甚或年遭
凶疫疫癘大作屍骸枕藉道路塡委溝壑而臭徹地天者
凡此司牧之仁所宜惻然而動心者也于境內人烟輻輳
及往來通衢擇空閑高曠之地捐俸置買定立界址以爲
義塚貧無葬地旅襯無主者許于其處瘞之其族覩年久
無主識認或棺上原有標記若在村莊原野着地方摠甲
具報棺若干具若在庵觀寺院着本僧具報棺若干具准
令埋瘞仍將原標記寫于木牌竪立塚前恐後有尋覓以
便認取如遇疾疫之年有主者聽其埋葬無主者官屬好
義之人施助棺本或着地方或着行僧管埋于空野高阜
之處掘深掩埋仍記明年貌衣服插標于冬埋之所各地
方僧人將每日掩埋過數目彙册報官如有屍骸暴棄不

檢當作斂

埋或埋不得法致令犬畜跑開者查勘出罪責經管之人
如此則野無遺骸亦仁政澤及枯骨之惠政矣○向有
樂善官紳軫念骸骨拋棄命僧收檢化煉僧遂以多檢爲
功大半穫以牛馬等骨又有募人拾骸骨一石者酬金若
干市井亡賴利其酬金遂掘人墓而盜取其骨化煉者以
人同于牲畜募者欲斂其所棄而反掘其所藏大非爲善
而更令死者含悲乎法宜命僧分人畜骨各聚一處化煉
至于骸骨命僧隨處收檢不必出金募拾所謂現前功德
不着相布施矣

已上諸條皆有關教養之末議其間有應曉之民者宜
編輯一書刊刷播告使其觸目警心而父母之教令亦
易從而樂化至于隨地制宜因時興革是在　可牧者
神明而捐益之又匪拘拘于此數者而已

福惠全書卷之二十六　終